

豫版“余则成”的双重“潜伏”生涯



祁文山 祁葆珠 供图

电视剧《潜伏》的热播,让许多人对我党地下工作者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在河南省,有一名地下工作者的经历比《潜伏》中的“余则成”还要曲折坎坷。

他叫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副主委兼秘书长等职。2009年11月19日《人民政协报》将其事迹披露,11月25日祁文山的大女儿祁葆珠女士披露了祁文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近十年的“潜伏”生涯……

1935年走上革命道路

祁葆珠,祁文山的大女儿,曾先后担任政协河南省九届委员会常委、河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民进河南省委副主委。谈起父亲,祁葆珠表情里溢满了崇拜和骄傲。

祁文山祖籍天津市,1917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侯家后一个贫民家庭,15岁父母就离开了人世。为了生计,1931年投奔在道清铁路当工人的三哥,来到焦作读书。

在焦作扶轮学校(后改名为焦作铁路职工子弟小学、焦作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小学部)读书时,学习和品德都很优秀的他,很快得到了李导民和杨洗压两位教师的喜爱。这两位教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在杨洗压老师的介绍下,祁文山加入

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祁文山能走上革命道路,还和他的表兄有很大关系。在焦作时,他寄居在其姑姑家,祁文山的一位表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

他的这位表兄为他留下了不少革命书籍,每天晚上他都要看到深夜,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在学校里,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他组织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1934年,在党组织的资助下,祁文山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焦作扶轮中学,并被选为学校学生救国会委员。1935年12月9日,祁文山在焦作组织同学参加全国学生统一行动的“12·9”学生运动。游行时,祁文山走在最前面,举着红旗,带头呼口号……

第二天,白色恐怖笼罩学校,杨洗压老师通知祁文山赶快离开焦作,说特务马上就要来秘密逮捕他。于是,祁文山翻过墙头离开了学校,顾不上与家人告别,托人给他的三哥送去一张纸条,大意是:“三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1938年秘密护送刘少奇

祁文山扒火车到了郑州,为了填饱肚子,更为了寻找党,祁文山每天都到大街上找零活干。有一天,他真的在街上遇到了老师李导民。李老师一把拉住他说:“党正在找你。”

李导民给他10元钱,让他马上去洛阳,找中共豫西特委联系,还说陇海铁路还未建立党组织,让他参加筹建。祁文山赶到洛阳,在党组织安排下当了一名铁路工人。1936年祁文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筹建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壮大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豫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下党支部,该支部直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祁文山任组织委员,支部成员有赵尚志、徐毅。

洛阳是敌占区,为了党组

织的安全,就以家庭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祁文山是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宋弟弟”。还有两位地下党同志装扮一对夫妻,祁文山称他们“姐姐”、“姐夫”,这个特殊的家庭就是当时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机关。来往信件收信人都是假名。后来,“姐夫”牺牲了,“姐姐”新中国成立后到广西某高校任党委书记。

“我父亲还秘密护送过刘少奇。”祁葆珠说,1938年11月20日前后,豫西特委指示祁文山迅速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执行秘密护送任务。祁文山利用在陇海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很快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任务是护送从延安来的名叫胡服的首长。祁文山机智勇敢,大约于11月28日把首长平安护送到河南沁池兵工厂,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后来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

1941年到苏联接受特工训练

1938年10月,党组织决定,要有计划地把思想先进的青年工人分期分批向延安转移,祁文山是1939年2月春节后最后一批去延安的。

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通知祁文山到中央社会部报到,报到后便送他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

负责教学任务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知姓名,学员之间也互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党的优秀特工人员,将要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事收集日伪军事情报工作。祁文山聪慧过人,经过短期学习和培训,成绩十分优秀,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于是中央社会部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决定让祁文山提前结束学习,开始工作,正式成为中央社会部特工人员,并授予他苏联红军参谋部上尉军衔。

中央社会部部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同志共同与祁文山谈话,决定派他到敌占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东北哈尔滨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取到地图与详细的图纸。如果日本侵略军北进,可

能会进攻苏联,祁文山就去秘密爆破指定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伪满洲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工厂,以破坏日本侵略军进攻苏联的计划。如果日本南进,另按其他方案行动。

社会部部长交代任务后命令他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并要求他自己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个人身份。还教他怎样寻找党,寻找八路军根据地,寻找苏联红军等方法。

最后这位负责人十分深情地告诉祁文山:“你这次远离党,单独执行任务,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到白区后要组织一个家庭,有家庭作掩护会更安全,更好为党工作。你已经24岁了,要找一个工人或者贫农出身的女子,她永远不会背叛你,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千万不要找洋学生。”祁文山按照党的指示于1941年11月离开延安出发到敌占区单独执行“潜伏”任务,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为作掩护教妻子抽烟打麻将

历时三个多月,祁文山于1942年2月到达敌占区北京(当时称北平),准备过“关”,执行特殊任务。但由于形势有所变化,所以爆破任务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祁文山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式写成电报,由郭子青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祁文山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的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你找党,党一直在找你。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

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祁文山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祁文山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祁葆珠说:“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千里迢迢告别养育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家庭,协助并掩护我父亲传递情报。”

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祁文山的妻子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太难了,于是,祁文山就教她,使她很快适应并能独立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8年12月的一天,敌便衣谍报人员察觉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以三一六团为主攻团,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派人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

1950年卧底“特务学习班”

1949年全国解放了,经党组织批准,祁文山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他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并已经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祁文山服从党的决定,全家就留在了河南。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秘密潜伏下来很多特务。于是党组织决定,祁文山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隐蔽“潜伏”下去,而且家里继续做隐蔽侦察点,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为祁文山潜伏作掩护。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决定让祁文山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并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使他们对自己毫无防备,能

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当时新乡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查科长是石英才(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英才“提审”祁文山,与李孝康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

祁文山后来曾对孩子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

1953年,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安排的隐蔽侦察点。

根据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门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领导人是祁文山;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情报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情报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爸爸代号是‘112’。他所领导的战友也都有代号。”祁文山和战友们在此期间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1963年,公安部派祁文山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同时公开身份为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

1968年,祁文山终于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

1977年,祁文山恢复工作,回到河南省政协,曾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

1992年,祁文山在鲜花和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1997年6月26日凌晨3时30分,祁文山走完了他革命传奇的一生。

据《郑州晚报》

荒唐姐弟婚外恋毁了两个家庭

涉嫌杀害有妇之夫牟生的19岁犯罪嫌疑人小尤,经过60多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潜逃惊涛后,在光明新区警方锲而不舍地追捕和对其家人做了大量人性化的思想工作下,终于投案自首。12月3日清晨6时许,他从老家廉江被深圳光明公安分局民警带回光明派出所。至此,发生在光明街道上村的“9·30”持刀杀人案圆满告破。

一段畸形荒唐的“姐弟婚外恋”,毁了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还使一个无辜的3岁男孩从此失去了父亲。这是身陷畸恋中的女主角林玲没有想到的。

案发:祸起萧墙

9月30日晚上8时40分左右,光明新区光明街道上村东边一小巷里突然传出一片惊叫声。25岁男子牟生,在其租住的出租屋楼下意外地被人捅了一刀,倒在血泊之中。其妻林玲(化名)惊愕地站在旁边,泣不成声。光明派出所民警先后接到当地居民和林玲的电话报案,马上赶来。光明公安分局局

长李平、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伟锋,也在第一时间带领技侦民警赶到了现场。

伤者牟生奄奄一息,在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离开了人世。经调查,牟生来自四川,时为公明街道长圳社区内的一家工厂技术员,以前居住公司宿舍,后与结发妻子林玲在此租房安家;林玲在公明街道一家雅某公司工作。林玲向警方回忆说,丈夫在楼下遭遇抢劫不幸被杀。民警现场勘察发现,牟生在受伤之前曾经与凶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林玲还下楼拉过架。刑警队长出身、对侦破大案有丰富经验的李平敏锐地指出,现场侦破情况与女方说法不一致,此案一定要深挖细究。

真相:畸恋闹祸

在民警的细致追踪下,林玲表示凶手可能是她在网上认识的网友所为,疑似情杀。专案人员昼夜侦查,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并锁定与林玲有不正当往来的19岁男子小尤有重大嫌疑。小尤,来自广东廉江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初中毕业后,在珠海烧烤摊打工一年,2008年7月进入深圳,在林玲所在的雅某公司打

工,后搬出公司员工宿舍,租房与林玲同居。

在确凿的证据下,林玲终于向警方说出了自己一段畸形荒唐的姐弟婚外恋,毁了她又丈夫和小尤两个男人。林玲与小尤同居期间,丈夫牟生曾从她的手机短信中发现异样,但被她以“是一个男同事在追求我,并没越轨”而骗过了。案发的前一天,她与牟生在一起时,被小尤偶然撞见,她又谎称牟生是她的前男友,侥幸过关。案发的当天晚上,她本来与小尤相约在一家网吧见面,不料丈夫意外取消加班回到家来,她无法脱身赴约。苦等多时的小尤从电话中得知了她所在的居民楼后,来到楼下大声呼喊她。牟生怒不可遏,冲下楼与小尤发生了打斗。小尤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中了他的心脏。

攻心:不遗余力

专案人员四面出击,查到小尤在案发当晚曾去龙岗找过堂哥借钱,去广州后,就“人间蒸发”了。线索断了,光明警方没有气馁。调查发现,小尤比较好学上进,其住处放有许多他读过的电子技术书籍。综合分析,小尤并不是那种在社会上“混”的无良青年。李平部署专案人员兵分

两路:一路继续加大追捕力度。另一路深入廉江农村小尤的家乡,尤其是要做通其家中父母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家人劝其自首。做到既破了案,又要对嫌疑人家属无辜人员负责。不要轻易放弃挽救一个失足青年和挽救一个朴实的农民家庭的可能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多方努力,深圳民警的真情最终感化了小尤的父母。12月2日中午,藏匿在猪圈中外人难以找到的小尤终于自首。

另据熟悉林玲的人士介绍,林玲一段畸形荒唐的姐弟婚外恋,毁了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还使一个无辜的3岁男孩从此失去了父亲。按照现有法律,林玲因没有触犯法律,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她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后,已黯然地痛别深圳,失去了联系。

对话当事人

土黄色的上衣下面是一个瘦削的身躯,19岁的小尤在光明派出所见到记者后,紧张的表情才开始缓和。他盯着桌面告诉记者,自首之后他才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人。回忆校门后经过的一场噩梦,他表示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死者牟生

及牟生永失父爱的3岁孩子。

记者:你是怎么与林女士相识和交往的?

尤:我于2008年从珠海来到深圳这家公司打工,当时林女士也在公司。一个月后,我俩相恋了。我租了房,与她同居一年多。我只知她是单身,住员工集体宿舍,才跟她交往的。我知道她比我大6岁,却根本不知道她早已有了丈夫和一个3岁的男孩。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尤:案发后才知道。是我家里人得知情况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很震惊。在此之前,我与林小姐是两厢情愿同居的。我曾经告诉父母过年带林玲回廉江老家去看他们。林听到我要带她去见未来婆婆,不感兴趣。她的老家在茂名,我也没去过。

记者:父母对你俩姐弟恋“赞成”吗?

尤:父母都反对,担心我俩年龄相差太大,过不长。

记者:你从没有怀疑过她有丈夫吗?

尤:案发那天,本来我与她约好去网吧见面的。我久等她不来,问她在哪里。她就说出了牟生租住的居民楼名称。我跑到楼下喊她,她先下楼来,没想

到随后跟来了牟生。牟生自称是林的老公,他们夫妻俩一直住在这里。我震惊不相信,与他激烈争吵。牟生就推打我,林玲拉不开架,手机也掉了。我冲动之下,掏出水果刀捅了牟一刀。案发时,我还不知道她与我同居期间,还有老公,并住在一起。

记者:从广州消失后,你藏在哪儿?

尤:我逃回农村老家,藏在自家猪圈外人找不到的地方。只有母亲借喂猪之机给我送饭。我时时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睡不着觉,唯一只能看电子书打发时光,夜深无人时才敢站起来走走。我不想这样躲一辈子,并连累爱我的父母和亲朋好友。父亲与我商量让我投案自首,争取宽大。但是母亲担心“杀人枪毙”,只有一个儿子……”以泪洗面,非常矛盾。直到深圳民警上门做了大量工作,她才同意。

记者:隐藏60多天中,你想到过林玲吗?

尤:案发当晚,是她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捅伤的牟生死了。失手犯下杀人大罪后,我才知道与她是何种恋情。她骗了我。这辈子我不想再见她了。

据《深圳晚报》